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三五回 傳聖旨逆臣出罪 遵赦詔父子進宮

話說徐家父子出世就是貴成，珠衣玉食是弄慣的，自從□六之後，受了這一番風浪，鬧得家敗人亡，又坐在天牢之內，真個愁腸百結，水米不沾，恨不得暫時餓死，免致身受典刑。這日自從出獄之後，綁赴法場，跪了足足有半個時辰，又被刀在頸下嚇了兩次，那魂靈早已出竅。到得差官走來叫喜的時刻，可算只剩了悠悠一息，人事不知。那差官見二人皆呼喚不應，知道都暈去了。心中一想：我這兩腿不能蒸雜在黑地下，必定要把他們弄醒了，見我個情，留條門路在日後走走。主意想定，連忙就跑到臨安府茶房那裡，想取點開水來灌他一灌。可巧這位臨安府樊大人，他是一個大富翁的出跡，臨出衙的時節，拿出一支老山參交代茶房，叫他帶到教場，到臨回頭的時候，公案上每人送一碗參湯。一者他自己本是闊式慣的；二則他曉得孔式儀、楊魁是皇上最敬重的人，暗暗的也含著個巴結的意思。所以差官走到茶房去取開水，拿了一個茶杯，就把那盃參湯的匙子擺在裡面倒開水。那茶房一看，以為他既取湯匙，必是倒參湯倒外了，忙問道：「是那個要吃的？」差官便糊塗塗塗的回道：「是大人吃的。」那個茶房忙笑道：「你個外教弄外了，這盃才是參湯呢！」拎起盃來叫他就倒。那差官滿心大喜，暗道：我且冒點去去做個現成人情，也不要緊。一者我是刑部的差官，他的官奈何不得我；二者就說到大人面前，我也是為的公。就這酌量的時候，已倒了小半碗參湯，忙急急走到法場上，叫那些聽差的把徐天化、徐焱兩人頭靠頭擺平睡下，然後用湯匙慢慢把參湯一抵一下的灌完。忽見徐天化湧上一口痰來，跟後又歎了一口怨氣。可笑這差官真算一個拍馬屁的神手，他見徐天化醒轉，隨即朝下一跪，叫道：「國舅爺醒來罷。」「恭喜」「賀喜」的順著口就喊個不了。徐天化把眼一睜，好生詫異，但見一個差官打扮的人跪在下面，嘴裡不住的叫喜，手上捧了一個空碗，裡面一隻湯匙，衣肩上還插著一支令箭，暗道：我莫非死了？已在孟婆亭吃過迷魂湯了嗎？偏偏又覺得嘴裡怪生津的。便開口哀求道：「請問公差爺，現今將帶犯官到那位閻君台前過堂呢？求你守一守，我家徐焱兒子的魂靈前來一同走罷！」說罷，拗起身就要叩頭。那差官連忙扶著他說道：「國舅爺，誤會外了，現今已奉聖旨赦了罪了。」說到此處，忽見徐焱突然的坐起問道：「可是真的嗎？」看官，你道這徐焱他本是暈倒在地，因何聽了這句赦罪的話，就突然醒來？說來這徐焱他雖到這個地步，始終不離個奸滑。他自從參湯灌下，不一刻也就醒來，還未睜眼就聽見父親哀求公差，便想道：且讓他把話說一當了，我再理會，豈不省著他出醜向鬼哀求。不料忽聽了赦罪的這句話，心中便明白不曾殺死，所以一蹙坐起身來，開口就問道：「是真的嗎？」那差官道：「這件事還敢說假話嗎？已經奉了刑部令箭到來，代二位鬆綁了，你老不看見我肩上的令箭嗎？」徐焱道：「既然鬆綁，因何還是綁著的呢？」那差官便把暈去、取參湯灌轉的話說了一遍。徐天化好生感激，便問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那差官道：「在下也姓徐，官名叫個榮字，現在派在刑部差遣。」

說到此處，忽然上面飛奔似的又走來一個差官，高喊道：「徐榮，鬆綁的怎麼樣了？三位大人已守暈了，叫你趕快繳個呢！」那差官就趕緊把二人鬆了綁，又順便把吳才放開，他便攙了徐國舅，一同推推擁擁的到了公案面前。差官便喊了一聲：「赦國犯官當面。」三人皆對著印跪下。孔式儀道：「恭喜你們洪福，已蒙濟公聖僧求了赦旨，姑寬不殺，蝦好且回獄去，靜候聖旨發落。」此時徐天化也就感激濟公不盡。差人就僱了三頂小轎，剛要送徐家父子及吳才回獄，孔式儀等也就將要起身，又見茶房送上三碗參湯。樊樹道：「這點意思是卑府恐大人們久坐腹饑，叫茶房特為伺候的。」孔式儀、楊魁又再三致意，這才飲過，吩咐伺候。此時教場裡就紛紛人兒馬兒的亂個不住，夾著徐家又抬了兩口棺材來代他父子收屍。那知走進教場，但見徐天化、徐焱還活活的被差人押著剛要上轎，便打聽了確實，真個又驚又喜，奔回家報信去了。

孔式儀等候犯人上了轎，就著家丁牽馬來，一個正扶躍上轎，前面步兵馬隊已經行動，忽然一匹馬飛也似的直奔教場，嘴裡喊道：「聖旨下。」孔式儀等看得親切，又連忙跳下馬來迎上跪下。那馬上卻是坐的一個太監，也就跳下馬來，打開聖旨宣讀道：

皇帝詔曰：朕聞天子周親，母黨最貴；國家法律，治叛綦嚴。逆臣徐天化、徐焱，自修親情，甘謀大逆。本當梟首市朝而伸國法，姑念濟聖僧再三求赦，臣俟自新。故朕格外加恩，一以體活佛好生之德，又以慰慈宮外氏之憂。仰刑部侍郎護尚書事驗明徐天化、徐焱正身，給還官服，押赴慈寧宮，敬候慈宮發落。其從逆吳才，著在法場杖責四□，即行釋放，永不敘用。仰即移知兵部施行。所有戮屍之徐森、徐鑫，亦並加恩免其梟示，飭該家屬殮埋。欽此。

三人聽旨已畢，均各叩首站起，那太監便說道：「孔大人，咱家宣的這萬歲爺的旨意兒，你該清楚了嗎？你就辦罷！咱家兒就去繳旨去了。」說畢，跳上了馬，反手一拱，說道：「咱們兒馬上宮裡見罷！」隨即把馬頭一帶，款段而去。樊樹、楊魁見沒自己的事，也就帶了兵丁、差役，作別而行。孔大人復行升坐，又把三人提到案下，說明聖旨。一面著家人就便借兩套衣服來給徐家父子穿上，一面將吳才杖釋放，也沒功夫回衙吃飯，一逕就帶了馬直奔皇城。

可笑那徐家父子，借的這兩套衣帽倒是怪有趣的：當下差人聽見堂上叫他們就便借兩套衣帽，一個個皆茫然無知，不曉得到那處去借，而且還要一文一武。一眾都說道：「這個差使忙不來，只好回明了，替他家去拿罷。」不料堂上正然氣衝衝的杖責吳才，又不敢上前碰這釘子。忽見一人笑道：「我有主意了，這教場旁邊不是李大胖子、李二小鬼他兄弟兩人，就住在那小門裡嗎？」大眾道：「住是住在此處，但找他也是沒用。」那人道：「可歎你們這些人，總不肯隨處留心。那李大胖子年年迎春，總是他扮春官；那李二小鬼到出會，不總是他扮判官嗎？將將一文一武，借得不是很對勁的？那位就去走一趟罷！」但見一個少年人道：「我去我去，我是認得他的。」拔步就走。那知他走不到三五步，忽又走回說道：「我不去了，你們另外著人去！」大眾說道：「你這人倒也笑話，一團的高興討這差使去的，忽然又走回頭不肯去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內中又有一個差人說道：「他這個道理，你們皆不清楚，只有我曉得。大約總是欠著李大胖子的賭錢呢！走到半路上記起來了，所以不好去得。」那少年人發急道：「你這尖薄嘴，慣會亂糟蹋人，他倒像叫花子樣了，難道我偏偏就少他的賭錢？我不過因他弟兄窮得要死，這兩件半年閒的衣服多分當掉了，就跑了去也是白跑。」大眾道：「你真個沒得見識了，他那衣服在荒貨擔子上也不過買了三百二百錢，穿了這幾年，就破得同布條子樣的，難道還當得掉嗎？」那少年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去借是了。」

隨即就出了教場，走不多遠，巧巧遇見李大胖子一手抱了一個男孩子，一手拿了一條板凳在前面走，也是從教場看了決人回頭。那少年差人忙飛步追上，將他喊住，說明情由。李大胖子道：「現成現成。」隨即將他領到屋裡，把板凳、小孩子放下，又同兩個女人說了情節。直見一個年紀小些的婦人道：「叔叔借去一用也不要緊，但有一句不怕見笑的話，此時天光冷了，這兩件袍可算就是兩家頭的兩條被布，請叔叔務必用一晚就送來。」說畢，走進房去捧了出來，李大胖子從上首房裡，也捧了一件出來，那少年差人又道：「還有帽子呢！」李大胖子隨手就在蘆簾上把頂春官帽子挪下。原來這頂帽子倒掛在蘆簾上，就當著字紙簍子用事，裡面沒樣東西沒得，拿下就倒了一地。但見皇歷也有，舊書也有，壞牌也有，藥方也有，命單也有，就連五月端午的雄黃包紙都是有的。李大胖子正然理直字紙，忽見對房那婦人道：「胖伯伯，你可曾看見判官帽子嗎？我一早起來倒馬桶的時節，還看見在馬桶旁邊的，不知這辰光何處去了？」李大胖子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們物件總不為奇。你看我頂帽子，掛得高高的，風吹不到，雨打不到，太陽曬不到，明年迎新將它戴了，還是很好看的呢！」那婦人道：「有你胖伯伯這一檔法子到發財了，你曉得你家這位千金小姐，他專照顧這帽子的嗎？」話言未了，但見一眾小孩子走進門來了，內中一個七八歲女孩子拿了一根短竹，挑了一個判官帽子，噙兒噙兒的說道：「李大胖子的頭殺掉了，你們來看啊，是顆胖頭啊！」喊得一團的高興。李大忙上前把帽子拿來，統統一樣一樣的交代清楚，說道：「老哥，晚上務要費心送來，是不能誤事的。」那少年差人說了一聲「曉得」，忙急急的向李大說了聲「承情」，直奔教場而去。

沿路正是當面風，覺得一股的尿騷臭味，直從鼻孔裡鑽入，只得偏了頭一直奔來了。到了公案前面，恰巧孔大人已將吳才發落

完結，專等去借衣帽的人，一眾差人見已借到，好生歡喜，七手八腳的就你代老徐穿衣，他代小徐戴帽。穿戴完畢，把他二人一看，真個要把魂笑斷了呢！至於衣服破碎，皆置勿論，但是徐天化的身軀又胖又大，偏偏穿的李二小鬼的判官袍，綁在身上同件短衫似的，只齊到腿膝，一頂紙糊頭的判官帽子戴了一個頭尖。那徐焱的身軀本來又矮又瘦，偏偏穿的李大胖子的衣服，一件袍足多下有一尺多拖在地下，只得用兩手提著，一頂春官帽子就同頂的鍋子一樣，連眉毛都磕在裡面。大眾一看，莫一個不躲住發笑。但他兩個人並不覺到，以為適才綁住被殺，何等淒慘，連小衣都被撕掉；此時倒也衣冠齊楚，反覺□分高興，就此一搖二擺的上了小轎。孔大人也就上馬，一聲吆喝，款款段段的穿過外城，又進內城，便著家人把一眾儀仗撤掉，只留了一個家人押著小轎，到了午朝門口。

孔式儀下了馬，徐天化、徐焱下了小轎，皆站在午門外。孔式儀上前，就向黃門官說明了奉旨進宮的原由。那黃門官當即答應，搭眼見孔侍郎後面站了兩個人，活像新年初五跳財神的兩名叫化子，再為定睛一看，原來就是徐國舅同徐焱，心中暗暗發笑。隨即到了慈寧宮門口，向當官太監說明，不上一刻，就見當官太監遠遠喊道：「萬歲有旨，孔式儀見駕！」當下就有太監帶領進去見了太后、皇上，自然嵩呼行禮，禮畢，自然查問徐家父子，這皆不在話下。

單言徐天化、徐焱本同孔式儀一道進宮，不料走到宮門裡面，但傳孔式儀見駕，他父子兩個就站在宮門口，一邊一個，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滿心憂愁，不曉得有什麼變動，在那裡呆想。那些太監看見他兩人，每人戴著一頂紙糊頭的帽子，一個穿了一件破袍，又短又小綁在身上，一個穿了一件破袍，又長又大拖在地下，就暗暗笑話道：「哥家們，你曉得這徐家父子，聖上的恩典不但不殺他，反轉倒加封了他嗎？」一人道：「你哥兒謊話，咱們兒不曾聽著說。」那人道：「耳朵兒聽不見，難道烏珠兒也瞧不著嗎？咱哥兒，你且把他瞧瞧看，他加封的這個位兒，自然就曉得了。」這個瞧了半晌，笑道：「咱曉得了，大約加封的一個判官，一個春官。」那人連連搖頭道：「不是不是，那有皇宮裡有判官、春官走進來的道理呢？你看這兩口兒，一個站在門這邊，一個站在門那邊，連口也不開，動也不動，不像加封的兩個門神菩薩嗎？」一眾就呵呵的笑個不住。

正然言三語四說得高興的時節，忽見裡面走出一名老太監，高喊道：「皇上有旨，宣國舅同徐焱見駕！」二人一聽，就嚇得心裡忐忑忐忑的跳個不住，只得一搖二擺的老著面孔跟隨太監進裡。卻然才到外殿，搭眼見正中坐著太后，龍墩上坐著皇上，跪墊上坐著孔式儀，旁邊一席酒，濟顛僧一個人坐在上面，自斟自飲的。二人走上殿階，雙膝跪下，才要行禮，直見太后忽然由御座上朝下一癱，口中涎沫直流。不知所因何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